

## 大地听到我来去的脚步声

□唐荣尧

生活资源而发生争斗,那种争斗有时会毫无节制地漫延,从陌生人之间延伸到亲朋之间,白天的干渴和贫困,挡住一个本该安度的夜晚。

老二叫固原,命运的恶风像一把巨大的扫帚般地横扫,偶尔有一朵朵干瘪的云彩随风飘来,踉跄而过,却没有一丝雨水落下。云不固定,雨就不固定,原上的庄稼收成就不固定,这片《诗经》中的大原之地承载的命运角色就成了清代诗人笔下的“云山最是凄凉地,今夜边关第一州”。

老三叫高原,原还是《诗经》中的“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的原,海却一直存在于当地人美好的想象中;甚至,我一度将“原”字美化成“源”字,可这里究竟是哪个海的源头呢?倒是它的地貌特征很符合将“原”字变为“源”;至于“海”,就成了生活在这片旱海之中的人民永远向往的一片蔚蓝色的梦。

没到过这里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贫穷的,缺水是这种贫穷最基本的底色。有一次我去高原采访,意外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当地青年在西安读大学时和同班一名土家族女孩相爱,土家族女孩跟着他来到高原山下。半夜时分,土家族女孩被院子里传来的声音吵醒了,透过用舌尖在窗户纸舔开的一个小洞,她看到男朋友的妹妹早早起来,将两个木桶放在毛驴背上,夜色像一瓶年久失效的膏药,涂抹在男女妹妹瘦弱的身上,让土家族女孩闻到了一股沉重的味道。南方长大的土家族女孩并不知道男友的妹妹这是要干什么去,她带着好奇又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男友的母亲让赶着毛驴在黎明时分出去的女儿给土家族女孩端来洗脸水,土家族女孩洗完脸后很自然地将盆里的水朝院子里泼去。“你不知道,我男朋友的妹妹当时看我的眼神里,含着多大的仇恨,我觉察到她的不满甚至愤怒了,但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直到我嫁到他们家,在这里安家了,才知道我泼掉的水,是她半夜起来赶着毛驴走十几里山路,到那里的一处山泉来的,去迟了,水可能就没了。你说,她能不气愤吗?这里的人,洗脸是一个盆子的水全家洗,洗完,要么洒在干燥的地面上,否则扫地时尘土飞扬;要么,将水澄清后洗衣服或做别的用。”土家族姑娘后来在那片旱原上成家生子,我在报纸上刊登的报道《盛开在南部山区的土家族之花》,记录了土家族姑娘讲述的真实的缺水故事。

一个连水都不能保证的地方,能给它的生活保证什么?在西海固,我深入下去采访时,听到的故事中最多是关于缺水的:箍水窖的匠人一度是最热门的匠人,将女儿许配人首先得打听对方的水窖里有多少存水,天大旱时首先宰杀费水的骡马等大牲口,燕子渴急了一头栽进厨房里放的油碗里,等等。我采访过一位民办教师,她生病在县城住院时,村里的孩子想把最贵的东西水窖里舀出水来装到瓶子里,每人带一瓶水徒步赶到县城。我走在西海固,经过的很多地方中,多少旱得冒烟的地名中带着水字?源、水、塘、沟等字眼,是把对水的渴望钉子般钉在一个个村庄的名字里,这是温润的期盼掉在了焦渴的大地上,也有那种对水透着骨子里渗出的、朝天而吼来的村名:旱天岭、喊叫水、赤土岔、龙王坝,等等。

在干旱年份的西海固乡下一走一趟,教你关于水的知识是从任何教科书上体会不到的。看到那里的人在近乎没有希望的土地上挣扎,那种焦渴的心理,是在任何一座图书馆里也找不到的。无论战争、疾病、灾荒、地震,人类离开一个地方的原因很多,但让贫困赶着离开故土总是一件心痛的事情。无论像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星际穿越》中沙尘暴逼得当地人逃离,还是约

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描述,都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出离的版本。在凶年时分出走的话,他们会被称为流民、灾民,现在,他们在政府的有序资助下,体面地离开故土,奔赴一个个将他们后代认作故乡的地方。他们有了一个新身份:移民。他们在宁夏中部的红寺堡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扶贫区,在贺兰山下建成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命名的扶贫移民区:闽宁镇,在毛乌素沙漠边建成了新家园。

他们不仅是为了生存将陌生之地奉为新家,而是在另一片土地上,用汗水浇灌出有味道、有温度的故事,创作出有奔头的生活。

### 三

近20年如老邻居、老亲戚、老朋友般的亲近、奔走、采访,让我在供职的报纸上留下了上百篇有关西海固大地的报道,我见证过它的变化。在大移民的浪潮中,那些人在他乡缔造的新家像一座座葳蕤的岛屿,我像一叶小舟,以一名书写者的身份,穿行在这些岛屿中间,打捞着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是书写者,以农具为笔,在大地上用汗水书写着锦绣之篇。约翰·斯坦贝克在1962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人类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面临失败的勇气,勇敢无畏的精神,宽恕和仁爱之心。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宣扬和赞颂这些。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热忱地相信人类有自我提高的能力,就不会献身于文学,也不能算是文学界的一员。”我敬仰这些大地上的书写者在这个时代迸发出来的自我提高的能力,我在去年的一年时间里,几次再去他们的故土西海固,再进他们新建的家,关注留在故土的人如何突破传统的茧,让荒山变青山,关注那些移出来的人,在新的家园如何完成对一种体面生活的创造,开启了一趟对宁夏移民故事的非虚构记录。

这不是一次陌生的文字探险,而是一场再感受,对脱贫攻坚这样一个时代交付给中国的命题,作为一名作家,不该是旁观者,而是时代的在场者,是对这场时代答卷的迎考人——那些移民、组织者、提供各种帮助者的书写。

当有人问及纳博科夫,“你的小说为什么离现实那么远又晦涩难懂”,提问者得到了这样的答复:“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在这场书写中,我倒觉得自己更像是一名邮递员,这场以移民为主体打响的脱贫攻坚战,不需要虚构的情节,因为他们的努力比你写的虚构更精彩;也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因为他们比20多年的岁月里创造出来一个让上帝都感到炫目的新家园。我想把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给时代的那份答卷,邮递给想阅读它的人。

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努力,和中国进行的这场伟大实践的诉求是一致的。它也是当下中国进行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是那些劳动者在新家园里绘制的一幅充满生机的时代新画卷,这幅画卷永远没有终笔与停止。

大地听到我来过,时光听见我在记录,希望读者能看到我邮寄的这份记录。



对那片土地,它如同我的一位老亲戚,逢年过节都要去走动走动。20多年间,那里发生的或细微或明显的变化都会引起我的注意,除了那里有我不少的朋友外,我的记者身份也常常提醒我过一段时间就该去那里。在那里,农人的皱纹像干裂的渠道,常年流淌着汗水,而包围村庄的那些皱纹般干涸的沟壑里一直穿梭着干燥如冬日土炕上的热风,村落里有股直冲天空的枯焦叹息,人稀少的乡道上曾经很少见到眉眼舒展略带笑容的面孔。在那片土地上,民众口里吼出的秦腔或漫出的“花儿”也是那么干裂,像枣树的皮,更像黄泥小屋的墙面。

对那片土地如老亲戚般的常年关注,一旦在我的记者身份观照下,就变成一种工作式的记录,被我那些散布在城乡的朋友们视为一种习惯时,它就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另一份答卷。

地是死的,庄稼是人能让地活的惟一方式,当这惟一的方式也死了时,人对地的那份心思也就死了。他们只能抬起头,无助地望着天空,然而,那些连雨也兜不住的云,像长不出粮食的土地一样,像一个连医院都宣布濒死的危重病人回到自家院子里挪步一样,偶尔有一丝两丝的,以干瘪、有气无力的状貌悬在天空。天空,常常成为农人们诅咒的对象。

人对出生之地死了心,就会抬起头,向外求助。搬迁或留住,成了那些农人们的单项选择题,移民,就是这种求助眼光下产生的新身份。留住者的努力,搬迁者的艰辛,成了我对那片土地关注的两根水管,不断往我的写作田畴中输送营养。

那丰沛的历史和贫困的现状、曾经的绝望死守与现在的努力改变,这一切构成巨大反差,像一群演员,走到了时代背景上凸显出的命运选择前,他们将如何扮演时代赋予的角色?

我选取了移民和搬迁这两种,来书写那些在宁夏大地上从南到北的家庭。那些移民在搬迁前的抉择和落地新家后的新劳作,像金粉一样涂抹在我写作的两翼,我希望这种金粉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是人类改变历史的汗水所折射的光芒,再严酷的时光淘洗,也不会让它褪色。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深信,这场脱贫攻坚战有着中国标本的含义,这样的写作,是必要的也是长久的。

那是宁夏境内在贫困岁月里互相帮衬着艰难度日的三弟兄,请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在我的理解中,它们的名字和现实之间总横着一条拧满玩笑的绳子:

老大叫西吉,在宁夏的南边,千年间的贫困像一道坚固的篱笆,将吉祥和富足死死地挡在外面,里面却装满了饥饿、祈祷、无望的挣扎,甚至为了并无尊严可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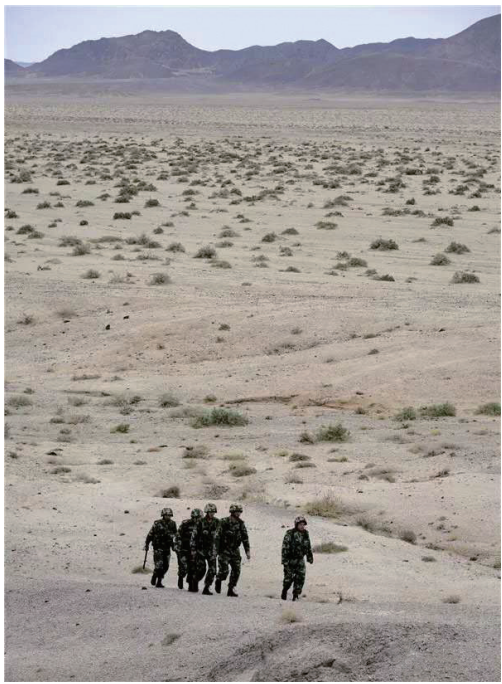
## 坚强的颜色

□韩毅

坚强是什么颜色?我曾认为它是绿色,在内蒙古西北边境当兵的10个年头,我见过太多荒漠中顽强生长的野草,那一抹抹翠绿镶嵌在广袤的黄土地上,也深深扎在年轻军官的心里。现在,我认为坚强是红色,一场伟大的抗疫斗争,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无私奉献,坚强被热血诠释为红色,充满了力量。

2009年秋天,我初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的边防团,永远不会忘记那目人目的荒凉。草场因长期缺水而沙化,退化十分严重,梦想中绿波千里、一望无垠的草原,微风过后羊群多如流云飞絮般的景色,仿佛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就这样,我在这片荒漠上扎了根,每当看到营区外零星的绿色,总感叹这些草木的坚强,孤寂的边防生活获得些许慰藉。从2011年开始,乌拉特草原的雨水多了起来,2012年频频暴雨,为这片荒漠带来一片生机勃勃,野草越长越高,越来越密,牧民口中那可爱的乌拉特草原,那传说中的鸿雁栖息之地仿佛又复苏了,我时常对着地上一拨拨逐渐茂盛的灌草念叨“好日子来喽”,我想这就是大自然对它们坚强的馈赠和回报。

2016年夏,川井苏木突降暴雨,因地势较低,且防洪设施不健全,发生了洪涝,部队和苏木的建设和道路损毁严重。部队首长紧急下令,迅速展开救援。我那时已任参谋职务,带着一个连队抢修被冲毁的部队营门及防御工事。刚赶到营门时,看到一副破败的景象,被冲毁的铁丝网扭曲成各种形状,百斤重的水泥桩四处散落,大量干枯的灌木



枝被洪水冲到围墙边堆积,防御工事成了水坑,土包,营门前的道路也面目全非。看见我一脸愁容,连队一位杨姓老兵笑着说:“韩参谋,冲毁了重建就是啦,当初这个门岗就是我带着弟兄们一袋土、一块砖垒起来的,今天咱们也能完成任务。”看着眼前的黧黑汉子,忆起数年前他带着我们在训练场摸爬

滚打的日子,心情轻快了不少,便回应他“幸好老班长思想工作及时啊”。接着,我与连队干部敲定了抢修计划,小伙子们便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挖掘机从远处运来了泥土,战士们按战斗班分组,有的将泥土用麻袋装好,垒建路基,有的清理周边大片堆积的杂草树枝,有的修筑铁丝网和防御工事,连续作业了七八个小时,终于抢修完成,虽然毒辣的太阳将不少战士晒伤,但人目皆是任务完成后的喜悦与雨后天晴的喜悦。大门前有一排榆树,是多年前部队为改善环境种下的,树下散布着一些野草。战士们聚在树下休整,用轻松的口气相互诉说着并不轻松的生活。我默默地注视着,仿佛有什么感情从心中不断迸发,只觉得大雨过后,草木坚挺如初,战士们士气更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草木奋力在这片荒漠中生长,骨子里充满对生存的渴望,顽强地生长在沙土上,历尽千辛万苦征服这片坚硬干燥的土地,满身的伤痛似乎不值一提。同样,戍边官兵在这片荒漠中坚守着国家的尊严,他们面对职责义无反顾地投入,面对生存挑战表现出坚韧、豁达与乐观,这份坚强在他们骨子里铭刻,在一代代戍边人间传承,它的底色是红色的,上面印刻了伤痕的勋章,充满了血气方刚,寄托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国家之坚强亦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的民族是古老而坚强不息的伟大民族,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战争、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灾难的印记,而我们就像永不低头的斗士,坚强战胜了各种灾难,繁衍发展至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奋斗者、建设者、创造者在各自岗位上不畏艰险、坚强奋斗,展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本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这就是以人民奋斗之伟力铸就的国之坚强。

“花椒之乡”积石山的花椒农这几天忙前忙后,采摘起遍布田野地头的花椒,椒树上红彤彤的花椒染红了15个乡镇的高山低谷,沟沟洼洼。麻辣辣的花椒弥漫在田野上,四处飘荡。

银川的山雄伟高大,从苍劲挺拔的山上遥望,温婉恬静的银川河像一条红色的彩带,静静地由南向北汇入黄河。

我们脚下的土地是黄土坡,对面的山崖神奇地出现红泥的色彩,山大沟深。极目处花椒树像翠绿的屏障,阻挡住我们的视线,结满鲜红的花椒的山地里,一串串花椒像红色的珍珠玛瑙,拧成美妙的串帘,泥土混合着椒香,在晨曦的和风中飘荡。花椒是北方的相思豆,一串串红珊瑚般的花椒有十几粒几十粒之多。空气里弥漫混合着麻酥酥的花椒味,阳光灿烂,椒香辉煌。

晒椒场上丰收的花椒肆无忌惮地在舞蹈。一个椒农数着一串花椒,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他手中的花椒有121粒,我们好奇地询问价格,问他们今年收成几何。老者含笑告诉我们:“多谢你们帮我们做宣传。今年花椒产量好,比往年收到的都多。”我们告诉他,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宣传部的领导关心他们,安排我们来做宣传,为他们找更好的销售出路,希望他们花椒卖个好价钱。几个椒农笑着连连点头。

我们在路上,看到好几位美丽的女子在田野里奔忙,她们脸上挂着收获的喜悦,喜滋滋地摘着红色的果实,她们又说又笑,把花椒放进竹篓,不远处传来花儿的吟唱,歌声伴着花椒的清香,在深山幽谷回荡:“走乏的白羊羔石崖上卧,我当成正天的云了。杂妹是仙女虚空是过,我当成正心的魔了!”

银川的洼坡上,挂满果实的花椒,在阳光下随风摇摆,那鲜红结实的果实,饱满的果仁,浑圆而晶莹,红彤彤沉甸甸的花椒,像珍珠般镶嵌在枝叶里,坠弯了花椒树绿油油的腰。花椒是鲜红的、热情的,这最惹人喜爱的鲜红色彩,叫人忘不了。

我们用珍珠、玛瑙、红豆来比喻这美妙的精灵,却发现珍珠没有香味,玛瑙不能吃,红豆也没有可以榨油的籽。只有花椒,成为山川独一无二的创意。

花椒一般种在山坡洼地里,花椒树耐旱,适合我国西北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积石山县的花椒种植是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在国家退耕还林帮扶政策引导下,贫穷的积石山人看见了希望。人们拿着钩子、竹篓、铁梯子,戴着帽子、口罩和手套,换上旧点的衣服摘花椒,椒树上有尖锐的刺,让人防不胜防。摘花椒很辛苦,采摘那颗粒饱满的花椒,也是费力辛苦的劳作,若要又快又准地摘满竹筐,不被尖刺扎到手,可不容易。

积石山的农人是勤劳的,他们三五成群地到地里摘花椒,满足的欢笑声飘荡在山野的大地上。以前春种一粒籽,秋收一掬麦的传统春秋收方式,被新的种植作物所替代。种樱桃、桑果、花椒、核桃、草莓等是近几年精准扶贫政策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大举措。

我和美丽的阿依莎聊天,阿依莎告诉我:“你知道吗?昨天哈桑来电话问我今年我家的花椒怎么样,我告诉他今年我们能摘150斤花椒。”我说:“真多!”阿依莎说:“唉!要是今年不下雨,我还要去摘别人的花椒,三七分成。”

我问她:“你七他三吗?”阿依莎被我逗笑了,她笑着说人家7斤她3斤,这样她也能摘六七十斤。今年哈桑挣钱回来,他们就可以脱贫,去年镇上给他们家修了房子,今年他们要买辆出租车,哈桑跑车,她照顾孩子上学,同时再养些羊。

花椒是温和的中药,也是重要的调味品,有广泛的药用价值。北方人喜欢花椒炒菜,腌制各类泡菜制品,也喜欢用椒水泡脚驱寒,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偏头痛等疾病。

椒树种植一年,收获几秋,只要不被水长期暴晒,施肥适中,春枝发芽时天气温和,就可以一劳永逸。

临近下午,我们欣赏着7月遍地的野花,一路上有割麦子的,修路基的,放牧牛羊的农人匆忙上路。最引人注目的是椒农,他们背篓里散发出浓浓香味的花椒,是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

我们望着红光满面的椒农,心里肃然起敬。春枝上含苞的娇嫩,夏日里婀娜的丰姿,秋风中绽放的艳丽,农人要付出多少辛劳的汗水,才换来这丰厚的回报?

## 积石山的花椒

□马春芳



自个玩(油画) 李自建作

